



哥哥的春联 弟弟的鞭炮

□孙贵颂



福到眼前 郭永年

先说春联。时下，读书的人越来越多，可真正能提笔写春联的，日渐稀少。世人皆忙忙碌碌，谁还有那份闲心与耐性，去打磨费时劳神的毛笔字？然而，春联这个最具中国年味的传统习俗，该贴还是要贴。好在已是科技时代，这小小的难题自能轻松化解。于是每到年关，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换上了印刷体春联——纸红得艳，字黑得沉。个别的，还配上花边，看起来，有点“另类”的感觉。

我家的春联都是自己写。大哥爱好书法，他的字在我们村里数一数二。早先常有街坊邻居来找他写春联，有的拿着红纸，有的则是两手攥空拳，大哥均有求必应。可没过几年，他考上了大学，从此远走高飞。不过，在我们家，包括已经出嫁的姐妹，写春联的任务还是由大哥来承包。每当过了腊月廿三，大哥就惦记着春联的事。首先是内容，都是源于家中一年来发生的大事——当然是好事、喜事，图的是吉祥。事件想好了，再琢磨词。我当兵后，有九年没有回家过年，所谓全家团圆只能寄托在梦里。直到1982年春节，我回家结婚，远在外地的兄弟也都赶回来过年，大家琢磨了一副春联：“庆欢聚，十年方享天伦乐；喜盈门，四代同堂全家福。”尽管平仄不太准确，但

切题，贴出来后，村里人都说好。

再说鞭炮。虽然如今不提倡燃放爆竹，但不妨碍对童年记忆的打捞。小时家贫，弟兄又多，过年时父亲只给买一挂、顶多两挂小鞭，每挂只有100响。母亲主张年五更起来，将鞭用竿子一挑，一起“叭啦”了。我们哪敢如此奢侈！总是将它们一个个拆了，分开来放。两个弟弟最爱放鞭，那时大概做过多次放鞭的美梦，三弟就曾发过狠话：“等我有钱了，一定要放个够！”等参加工作后，他俩果然未忘初心。有一年，小弟去供销社扛回来一箱炮仗，整整70挂！三弟自告奋勇，将这70挂鞭连接起来，使它们变成一挂长鞭。院子里的铁丝上，曲曲折折，挂满了鞭，足有90多米长！为此，他忙了一个下午。

除夕之夜，零点钟声响起，三弟点燃了他精心准备的鞭炮，小弟放起烟花。一个个烟花带着红红的火星冲上云霄，随着几声脆响，在夜空中绽放出缤纷的花环，绚丽多姿。而院子里长长的鞭炮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一声响过一声。别人家已经听不到鞭炮声了，我们家依然响得热闹。二十多分钟后，鞭炮声才消失。望着满院的红纸，两个弟弟异口同声：“童年的梦，终于圆了！”

年的味道

□李梅

小时候，对过年充满期待，年的味道就漫上心头。

那些刺激着味蕾的美食、炸开花的爆竹以及让人停住脚步的叫卖声，浸润在脑海里，浓浓的化不开。

那时过年，就是忙碌、热闹和美食。年末，家家户户忙着打扫卫生，好像不扫房屋、不擦橱柜就不是过年；赶大集置办年货，不买点花生、瓜子、糖就不像过年；不炸点藕盒、煮个猪头、蒸个馒头就不是过年。街上人来人往，遇上赶大集，直接挤不动。叫卖声、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熟食的烟熏火燎融在一起，满满的烟火气。家中经济再拮据，过年都会把平日里舍不得买的东西端上桌。一桌菜，一大盘水饺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美美地吃一顿。觉得过年是有趣的，是甜蜜的，是幸福的。

长大之后，对于过年有了新的期盼。不再满足于味蕾，更喜欢看春晚，似乎精神的力量远大于物质的享受。还没过年，就开始期待春晚，想提前知道晚会有哪位歌唱家登台，有什么小品。除夕夜，一边吃年夜饭，一边看晚会，动情处竟将筷子停在半空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，任屋外震天响的鞭炮声都听不见了。经典的名曲、捧腹大笑的小品深入人心，晚会结束，仍余音绕梁。费翔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刘

德华的《恭喜发财》，周杰伦的《青花瓷》，张明敏的《我的中国心》，那英、王菲的《相约九八》，朱时茂、陈佩斯的《吃面》，赵本山、小沈阳、丫蛋的《不差钱》，赵丽蓉、巩汉林的《打工奇遇记》……它们像一串符号记录着年代的痕迹，也书写着时代变迁下人们对生活充盈后精神层面的追求与变化。

后来，觉得过年是一种放松与调整。忙碌了一年，趁着年假歇一歇，补补觉，出去走一走，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。放松休息之余，充电必不可少，去图书馆，逛博物馆，上网查阅资料，觉得过年是充盈自己、弯道超车最好的时机。与家人一起，逛逛超市、看个电影、交流一下思想，在陪伴中，年味就融在亲情里。

再后来，觉得过年是对传统与文化的热爱。从腊八开始，就进入过年倒计时，在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的俗语中领略过年的期待与隆重。腊月廿三，是农历辞灶日，家家户户早早准备好糖果和灶马头，用最虔诚的心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。除夕和正月初一更是郑重其事，贴对联、包饺子、放鞭炮、穿新衣、迎财神、拜新年……

在忙碌与热闹中，在音乐与小品中，在休息与调整中，在传统与文化中，我们度过了一年又一年。

当我谈过年时 我在谈些什么

□杨帆

一直到结婚前，年都是在爷爷奶奶家过的。小时候，每次临近春节，我都能敏锐地察觉到家里气氛变得“严阵以待”起来，具体体现在：小孩千万不能乱说话，说话只能说吉利话。

我那时常常恶作剧一般尝试着碰触下二老的“雷区”，说出一些在爷爷奶奶听来大不敬的童言童语，然后他们就会脸一板、眼一瞪，佯装发怒地吓唬我：别胡说！

爸妈一直在里里外外打扫卫生，把家里擦得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；笤帚抹布一扔又去炸藕盒、炸茄盒、蒸馒头、蒸豆包。对了，还有我最爱的年糕！年糕是用大黄米面做的，点缀很多红枣，可以蒸食或者切片油煎。现在看来，这不就是典型的“糖油混合物”嘛！而且吃的时候还要再撒上厚厚一层红糖，就说哪个孩子能抵挡这份诱惑吧。

炸年糕的好吃是毋庸置疑的，跟炸元宵和拔丝地瓜一起，并列为餐桌上最受妇女儿童喜欢的菜肴。虽说是妥妥的“热量炸弹”，但小时候哪里管得了这些，吃得可香可美了。

大年初一早上，天还没亮就兴奋得睡不着了，前一晚早就把新衣服新鞋子都摆在床头，自打买回来不知道稀罕了多少次，一睁眼就无比珍重地穿戴在身上，把自己打扮成一年中最隆重的样子，然后满面红光地出门，跟着大姑娘们一起挨家挨户拜年，期待接受乡邻的夸赞。但听到的基本是：“这闺女真高！”“你看人家这大高个，真好。”

夸我高的永远比夸我好看的人多，于是我心里开始愤愤不平起来，觉得他们真不会夸人。

嫁作人妻后，过年自然就要去公婆家了。公公是个勤快人，进了腊月就开始打扫卫生，把地拖得能照出人影。最厉害的是，公公能在劳作中保持自己的形象丝毫不乱，发型一丝不苟，衬衫板板正正，真正做到了人和环境都让人赏心悦目。

婆婆做的猪蹄冻、蒸鸡和卤牛肉是一绝。虽说因为公公口味重，常会趁我们不注意偷着往已经调好味的馅料或菜肴里多加一勺盐，也常会辛辛苦苦做一桌子菜但全部口味偏重，但不妨碍我们家年夜饭的整体水准：一桌偏咸但好吃的饭菜。

到公婆家过年，当儿媳妇的自然要力争看起来乖巧懂事，要是能在厨房里一展身手就更好。可惜前者我姑且算是做到了，后者至今没实现。年初公公因病离开了我们，现在厨房的“掌勺大权”已经自然过渡到了我老公手上。

很明显，这位悟性高且行动力强的男士，已经完美继承了公公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家人的关爱，用他并不十分厚实的臂膀和偶尔手忙脚乱但基本游刃有余的厨艺，成为这个家的新靠山。

提起过年，想到的远不止这些。

还有年前年后那两天，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小巷忽然肉眼可见地门可罗雀起来，于是你知道大家都回“故乡”去了，而这个城市在此时此刻短暂地成为了“他乡”；春晚的开场音乐响起，一家老少跟接到指令一般，速速跑到电视机前，端坐于沙发之上，耳朵在听，手上却在不停发出和回复拜年信息，一会儿又在群里发红包、抢红包；平日因为忙碌很难见面的亲戚们终于能围坐一起了，你发现大家都在变，可能是外表、可能是性情，久居外地的甚至口音都变了，但总有几个瞬间，你能从他们脸上看到你童年印象中他们的样子……

这样透着浓浓年味的画面，还有很多很多。

